

· 议论风生 ·

高速公路收费已走到十字路口

□ 舒静

22日, 200多辆货车在三峡坝区北岸码头排队候船, 绵延千米。这些货车完全可以走一条更快捷的路——刚刚建好的三峡翻坝高速公路, 但司机们宁愿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高速公路收费高, 平均每辆车要多支付500元”。

(1月23日《京华时报》)

高速公路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出行选择, 而不合理的收费, 却生生“卡”住了本应飞驰的车轮。备受诟病的高速路收费模式已经走到十字路口, 亟须回视、反思, 确定下一步的方向。

政府还贷公路在收费年限届满或已还清贷款后, 必须停止收费, 对此我国公路法有明确规定。而在现实中, 相当多还贷公路通过转让收费权等方式“摇身一变”, 成为“经营性公路”, 由此拥有了“收100年费也行”的肆无忌惮。

此外, 高速路收费还存在种种问题: 违规增设收费站; 收费标准、方式不合理; 贷款、还贷、收费账目和去向等信息不公开, 造成“腐败温床”; 路政管理和收费部门人员冗杂, 等等。

重重乱象的背后, 是法规的模糊和纵容、机制的缺失和不规范, 更是发展方向迷失——如果高速公路和铁路一味向着“更快、更长、更密”的方向飞奔, 向着修路“致富”的思路运营, 让更多人“交不起费”、“买不起票”, 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最终意义。

□ 张贵峰

1月22日, 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表示, 今年铁路职工倒票一律解除劳动合同。(详见本报昨日9版)

这样的“狠话”, 铁道部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去年, 铁道部出台的防范倒票“七不准”中, 就曾明确要求, “凡是参与倒票的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但遗憾的是, 一年过去了, 这样的“狠话”似乎并没有多少被严格兑现的迹象。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无非基于两种可能, 一是, 铁路职工确实并没有参与任何倒票行为; 二是, 铁路职工虽然参与了倒票, 但铁路部门根本就没有查到, 或者即使查到了也没有动真格进行处理。

前一种可能, 显然并不靠谱, 也与广大铁路乘客的实际体验严重不符。在许多春运热点地区的火车站, 即使你提前十天排队、排在售票窗口的前排, 也常常会被告知“票已售完”; 而与此同时, 黄牛手中却并不乏车票。黄牛

们能够如此神通广大, 难道都是基于自己的辛苦排队?

而第二种可能一旦属实, 也就意味着, 所谓“倒票一律解雇”,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光说不练”的宣传策略。当然, 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 出现这种“光说不练”的现实, 也不难理解。一方面, 由铁路部门查处职工倒票, 其实就是“自己查自己”, 因此, “一律解雇”便很难做到; 另一方面, 所谓“铁路职工倒票”, 往往也并不是普通职工能做到的, 而更依赖于那些实际掌握着

票源和车票分配权的上层领导。

可是“理解”这种“光说不练”的现实, 并不等于它就是合理的, 更不等于我们应该认同这种现实。年年春运一票难求、黄牛倒票肆虐, 年年承诺“倒票一律解雇”却又“干打雷不下雨”, 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是否说话算话的诚信问题, 更是一个是否真正关心民生的行政品质问题。风雪交加的春运中, 一面是冒着严寒连夜苦等排队的旅客, 一面是高价倒票贩卖的黄牛, 如此反差鲜明的对比, 让人情何以堪?



网上惊现西安山木培训 2011 新春送礼名单, 罗列了 51 个“重要”、“一般重要”的关系人物, 有单位、姓名、职务、手机号等多项内容, 其中城管和教育部门占了大多数。(1月23日《华商报》)

新春人人要送礼, 一份名单出谜题。莫怪网友太多疑, 不知重要是何意? 但得潜规一日在, 难保背后无交易。

漫画 刘道伟 配诗 李军

警车为民工返乡开道是“公器公用”的回归

□ 徐峰

日前,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 今年春运期间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 改变过去一有突发情况就封路的工作方法。(1月23日《北京晨报》)

在中国, “警车开道”已成一种病, 深入肌理积重难返。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经历或目睹过类似场景: 繁忙的马路上车水马龙, 突然后面传来尖厉的警车呼啸声, 并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穿透并刺痛你的耳膜——“车号是多少多少的让开, 有车队要过”……对于长期以来过滥的警车开道, 公众早有怨言。

固然, 在某些情况下, 警车开道有其必要性。国家法律早有严格规定, 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警车开道: 一、在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 二、国家领导人出行、外国首脑来访。对于上

述两种警车开道, 作为授权给公权力部门的公民, 也早有思想准备并能够充分理解。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相当大一部分警车开道毫无必要甚至涉嫌滥用公权。动用警车为“不够格者”开道, 是一种公器私用。很显然, 不少情况下的警车开道是习惯性的主动媚权, 有时也可能受到各种现实压力而不得不从, 但从本质上说, 均可称为“监守自盗”——僭越、盗用了公民对警察部门动用警车的授权范围。对此, 如果缺乏一种问责机制而始终只限于舆论声讨, 显然永远无济于事。

所幸,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共识, 我们也看到,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开道, 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这种进步, 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 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 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嵬文 著

蓝图画出来了, 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 先治坡、后建窝的原则, 五年之内, 使所有土地都能被灌溉。支部首先把河滩的土地规划成大方地, 地与地之间留成大路或人行小道。路基垫高, 路边修成小渠, 渠边栽树。秋后, 收完庄稼, 一个生产队平整一块大方地, 一直平整到第二年的麦口。村里成立两个专业队: 一个是林业队, 负责培植树苗, 栽树护树, 常年不停。一个是修渠专业队, 除收割、播种时回生产队外, 其他时间修桥, 用鹅卵石、沙子、水泥硬化渠道。平整一方地, 水渠硬化一条, 渠边栽树一行。机井、水泵、电力配套齐全。

得道多助, 工程进展很快, 五年不到, 沙土飞不起来了, 庄稼长起来了。一年四季, 有风只见树摇动, 不见沙飞扬。平整后的土地, 实行科学种田, 小麦亩产量能达到八九百斤, 秋季玉米产量达八九百斤, 部分地块能实现亩产超千斤。

村支部又把精力转移到村庄建设规划上, 老街道进行改造, 统一规划宅基地, 每户 15 米长, 15 米宽。在

老宅基地上翻盖也行, 放弃老宅基地重新划地也可以。

到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 土地的利用率前所未有, 打下的粮食囤满缸满。农民手中的粮食不舍得卖掉, 春节时家家杀猪宰羊, 枣花大馍, 农民举杯谢苍天的嘴还没有合拢, 又换成了夜夜愁。第二年粮食又是大丰收, 卖粮食的车在粮管所门口排成几里地的长队。粮食在家放着泛潮、鼠吃、虫咬, 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

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 把生产队时期的粮仓利用起来, 但是杯水车薪, 两三家粮食就装满了。自己家的粮食粮管所来人过称后, 付给款, 仍放在自家粮仓里保管。庄稼年年大丰收, 农民年年都为粮食出手犯愁, 粮多为患成为历史上一大奇观。

人不见山长, 猪不见人长, 一晃到了石头、晶晶上初中的时候。石头上学时学名叫韩振淇, 晶晶学名叫陈晶。二人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一同上学走, 一同放学回来, 非常可爱。学校老师也很照顾他们, 排座位时常把他们排在一张桌上。

夏天中午休息时间, 学生往往是睡去得早谁睡在桌上, 谁去得晚睡在两个凳子上。他俩不一样, 把舒服让给对方, 谁去得早, 谁睡在凳子上。在学习上互不相让, 一个比一个学习好, 你追我赶, 比翼双飞。到了考高中时, 学校允许推荐学生免试上, 韩世诚让晶晶妈到测绘队找找陈保省, 看能不能回来一趟, 找找人, 对俩小孩照顾不照顾先不说, 至少别让人家抢走名额。

有句俗话是, 大树下面不会长大树, 大人手下能成大人。陈保省第一次回家“夸官”时, 在来回的火车上, 一路扶老携幼, 为旅客端水、扫地。还没有回到支队, 一封《坐车一千里, 好事做了一火车》的感谢信就到了支队。在高级干部眼皮底下, 做点好事

是掩盖不住的。陈保省当了干部仍然坚持拿测绘人员的津贴, 家属去了不报销车票, 不起小灶, 不收礼, 不接受别人的宴请。吃、喝、嫖、赌, 抽样不沾。只要是领导安排的事, 句句照办、件件落实, 一丝不苟。尤其是领导安排的私事, 比如老家来人买点儿化肥, 老同志要些柴油, 他都做得包领导满意。一遭生, 两遭熟, 慢慢深得领导的喜欢, 随之而来的官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直升到正处级。自古道, 穷在街头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客。陈保省的朋友渐渐多起来, 老乡、老战友、老熟人, 只要来到陈保省的一亩三分地上, 管吃、管喝、管住, 热情有加。要油、要化肥、要钢材, 有求必应。千里的朋友, 千里的威风,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陈保省只要有求于他们, 也是话说一句, 呼风唤雨。回到槐树庄跟他们一打招呼, 乡干部、县干部登门拜访, 门庭若市, 天天有饭局。

陈保省回来了, 还没去活动, 两口子就拌开了嘴。陈保省的意思是只说闺女一个, 一个好说些, 两个难开口; 他妻子说, 人心换人心, 你不在家, 大哥一家人不管买啥做啥, 从来没忘过咱, 就是吃个蚂蚱也没少过咱们一条大腿。要为难, 不说都别说。陈保省不耐烦地说: “知道了, 我看你真是晕得不轻!” 从县里回来后说, “人家答应了, 等考试后再说。” 结果, 俩人都被录取了, 到底陈保省说没说石头的事, 谁知道? 这一年, 槐树庄考上 3 个人, 韩世信的儿子韩振昌也被录取了。

开学那天, 韩世诚赶着平车, 一车把 3 个人送到学校, 嘱咐他们说: “要团结好, 不要闹矛盾, 离开大人了, 有事多请教老师; 有饭别嫌淡, 有好饭吃饱; 钱、粮票不要分清楚。”

十一

有句古话叫“母以子贵”, 也有句

话叫做“前三十年看父待子, 后三十年看子待父”。陈保省成了大干部, 陈母教子有方, 成了妇女效仿的典范, 逢年过节, 上级领导慰问, 陈保省的朋友看望, 大袋大米、大袋白面、大块猪肉、大桶香油, 应接不暇。陈母阳间积德, 寿终正寝, 临走前还吃了碗饺子, 又说又笑时一蹬腿走了。

陈保省痛不欲生, 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提出要大办丧事, 让母亲走得风光。

为母尽孝无可非议, “慈鸟失其母, 啞啞吐哀音; 声声如告诉, 未尽反哺心”, 鸟尚如此, 何况人乎?

韩世诚的意见是, 人死如灯灭, 老人入土为安, 丧事宜小不宜大、宜简不宜繁。动用的人越多, 越容易出事, 人心难测, 你有十件事, 九件对住他了, 一件事对不住他, 得罪了他, 办事时, 他给你使个坏, 你顾办事, 还是顾处理事? 陈保省不听, 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报丧; 乐队请了三班, 纸马、纸楼、金山、银山糊了半道街, 柏木棺材, 十六抬, 槐树庄前所未有。

韩世诚既是孝子, 又是总管, 殡葬仪式, 有条有理地将陈母送到坟地, 打发西天上路。

当地有种风俗叫“落灶”, 就是把抬灵柩的人、伙上的厨师、管账的和执客宴请一番, 以表谢意。

陈保省拿出名酒、名烟, 感谢大家帮忙。众人吃饱喝足后, 管账的银贵一手拿着账单, 一手拿着现金向陈保省交账说: “有福不在忙, 无福跑断肠。大娘走时又给你带来个万元户。这是 16380 元, 你点一下。”

抬棺材的人中有舜牛, 听到这话, 打着酒喝, 一晃一晃走到陈保省面前, 用手指着陈保省结结巴巴地说: “死一个娘都、都成万、万元户, 要是恁家、多、多死几个, 还、还、还……”

触景生情, 陈保省一看到舜牛, 就想起了被他逼死的嫂嫂, 气不打一

处来, 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 “闭上你的臭嘴! 要是解放前, 我早崩了你!”

他还要说下去, 韩世诚按住他说: “咱是办事, 他值得搭理?”

“我咬死他都不解恨! 这个流氓!” 陈保省挣扎着要继续说下去。

“你再说下去, 咱俩就不是弟兄了啊!” 韩世诚也火了。

陈保省不吭了, 脖子上憋出了青筋, 脸色蜡黄。

舜牛鼓着个肚, 手一伸一伸地点着陈保省的脸, 喷着酒气: “你崩吧, 你崩吧! 你不崩就不是你娘养活的, 不是你爹的儿! 都、都是大家做的儿!” 人们拦住了他。

陈保省的妻子跑过来说: “俺好酒好烟, 让你喝, 让你抽, 让你骂人呢?”

“老二婆, 你再说那, 拿好酒、好烟, 那是你、你有。你、你婆死, 全当给大家做、做做生日。茅台, 咋、咋不、不拿出来? 要、要不是看在俺韩家的面上, 叫、叫几句大爷, 也、也不来抬、抬……”

众人把舜牛推出门外, 他挣脱开疯狂地向陈保省扑去: “你崩崩? 韩家每人尿、尿泡尿, 都、都把你冲跑了!”

陈保省气得眼珠都快憋出来了, 他掂起一个凳子, 对准舜牛的要害处, 千钧一发之际, 韩世诚一把抓住他的手: “放下!” ⑩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